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總義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監生臣楊以澐

監生臣胡瀚

周官總義卷二十四

宋 易祓 撰

大行人掌大賔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昔者成周之時待六服之諸侯則謂之大賔待諸侯之孤卿則謂之大客協其賔客之禮儀而往來乎諸侯之邦者行人也此大行人之職所以掌大賔之禮及大客之儀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而叔齊乃曰是儀也不可謂禮晉趙簡子有及於

周旋揖遜之說而大叔亦曰儀也非禮也此禮與儀之辨然亦有不可以差殊觀者大宗伯所謂九儀之命則四命受器以下固諸臣之儀五命賜則以上則諸侯亦未嘗不謂之儀也小行人所謂九儀賓客之禮則朝覲宗遇會同固所以為君之禮存覜省聘問則諸臣亦未嘗不謂之禮也然而大行人之職必於大賓謂之禮大客謂之儀者特以尊卑言之若夫禮儀行於交際之間而誠意孚於禮文之表則先王之

所以親諸侯者一而已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此六者即大宗伯所謂賓禮者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固所以詳其賓禮之名而大行人所謂圖事比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者又所以詳其命

諸侯之實所謂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者若王制言諸侯之朝而曰考禮正刑是已然事之作於先者功必成於後又於秋覲而比之所以察其禮刑之成二者見於春秋之時故因春朝秋覲而行之也所謂夏宗以陳天下之謨者若舜典言羣后之朝而曰敷奏以言是已然謨之見於外者慮必定於内又於冬遇而協之所以核其敷奏之實二者見於冬夏之時故因夏宗冬遇之禮而行之也所謂時會者諸侯不

奉王命而王將有征討之事於是會諸侯於國門之外而命以大司馬九伐之法自眚之伐之以至杜之滅之是謂發四方之禁以其時之不常有所以名時會之禮也所謂殷同者天子於十有二歲或未巡守於是諸侯衆見天子天子亦會之於國門之外而命以大司馬九法之事自正之等之以至安之和之者是謂施天下之政以其國爲甚衆所以名殷同之禮也然而宗遇會同之禮亦或總以朝覲名者曲禮曰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夏宗依春此圖事陳謨皆所以責其始又謂冬遇依秋此比功協慮皆所以攷其終故曲禮特言朝覲而經亦多以朝覲為主至於會同之發禁施政又同朝覲之時而行其禮故經亦謂之大朝覲此朝覲宗遇會同之名雖異而先王行禮之意一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

或謂大行人之言頫聘即下經徧存徧省徧頫之事乃天子遣使以撫邦國諸侯者然大宗伯以此二者為賔禮而此亦有大客之儀則知非天子遣使之文其義則鄭氏所釋是已然鄭氏又曰時聘使大夫殷頫使卿頫而使卿禮也聘而使大夫得乎左氏襄公二十九年鄭伯將聘於周而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昭公三十年鄭游吉如晉晉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詰其無貳也游吉以為先王之

制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且援印段之事謂印段實往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命少卿以往且不可而況於大夫之銜命霸主猶責諸侯以大夫行禮而況乎行禮於天子之庭春秋之時天子猶使宰若公聘諸侯而諸侯乃使大夫聘於天子大失尊君之義要之諸侯之孤若卿為大客是大國則以孤行聘頫之禮次國小國則以卿行之也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

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大宗伯之言賓禮不過朝覲宗遇會同聘頫八者而已如禬禮之哀圍敗反見於凶禮脤膰之親兄弟賀慶之親異姓反見於嘉禮蓋行人以親諸侯為主凡嘉禮凶禮皆親諸侯之意不以賓禮為拘也若夫間歲一問之禮又大宗伯五禮所不載特見於此經撫邦國諸侯之後其義則鄭氏所釋者是已以至歸脤賀慶雖本乎大宗伯之賓禮然大宗伯以脤膰賀同

姓異姓而大行人則一概以為諸侯者蓋大宗伯言其定制而大行人言其通制者也若夫致禬以補諸侯之烖則又通言凶禮之五者大宗伯之凶禮雖有曰喪曰荒曰禬曰弔曰恤之别而五者皆以哀為文則事雖異意則同鄭氏徒見夫禬禮哀圍敗弔禮哀禍烖遂總而言之以致禬為凶禮之弔禮禬禮其實則五者之禮皆所以補諸侯之烖也大宗伯之言禮亦可以類推矣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九儀同邦國之禮而諸侯謂之命諸臣謂之爵者何也大宗伯言王命諸侯則儐小宗伯言賜卿大夫士爵則儐謂命者以策而命爵則賜之而已此所以為諸侯諸臣之辨然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與此經若不合且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凡三等而曰五儀者以公侯伯子男别之所以止謂

之儀此則亦以儀而辨諸侯之命也諸臣之爵孤卿大夫士凡四等而曰五等之命者以士之中有不命之士此之所主者爵所以止於四等也爵命不同如此而曰同邦國之禮者非謂舉其倍蓰不同者而同之也命同於上公則皆以九為節命同於侯伯則皆以七為節命同於子男則皆以五為節以至爵同於孤則皆以四為節爵同於卿大夫而有大國次國小國之異命則亦各眡其命之數而為之節以此待其

賔客則大行人之所掌有定籍而其爵命之上下隆殺各當於禮而舉不敢踰其分其同也至矣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賔主之間七十步立

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壁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此經繼九儀而言即所謂辨諸侯之命者周制三公

一命衮謂三公八命加一命而服龍衮則為上公周公召公之分陜以之其餘則二王之後稱公建微子為上公是也按典命之職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此大行人所以辨上公九命之禮桓圭所執以為瑞者也繅藉所用以藉王者也冕服所服所戴以章身者也常者在天子為日月之大常此止名以常即所建交龍之旂而通稱為常樊與纓皆飾馬之物以罽飾之者也貳車後乘

之車也介則相禮者也禮謂饔餼之大禮也凡此其節皆以九其朝見之位分為賓主其間相去九十步而立於車轂之末謂之軹於是王行四十五步以迎賓賓行四十五步以朝王王於是使大宗伯為上擯以至承擯末擯凡五人擯而見之朝畢則有廟享之禮王受其享享必將幣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公再拜送之其享必以三三享之禮既成乃以求神之祼禮禮之王酌鬱齊以祼賓后亞焉是謂再祼再

祼之禮賓有酢禮以象尸酢王與后之義以至饗禮九獻則以飲為主食禮九舉則以食為主出入有禾米芻薪之費故五積問以問其無恙勞以勞其勞苦故三問三勞已上皆上公之禮諸侯降殺於公則以七為節其所以異於諸公者執信圭七寸立當前疾擯者四人王禮壹祼而酢而已其他則與諸伯之執躬圭者皆殺於上公之禮也諸子降殺於侯伯則以五為節其所以異於侯伯者執穀璧五寸立當車衡

擯者三人王禮壹祼不酢而已其他則與諸男之執蒲璧者皆殺於侯伯之禮也此亦典命所謂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之節　或援先儒之說曰自上公之禮至其他皆如諸子之禮非朝禮也朝禮服皮弁而此云冕服朝禮偏駕不入王門如同姓金路以下皆舍於館乘墨車龍旂以朝而此云樊纓朝禮天子不下堂見諸侯而此云賔主之閒有立位之差果朝禮乎是不然皮弁日眡朝而已玉藻曰裨冕以朝註謂公

哀侯伯鷩子男毳乃冕服之制知此命圭五等以至繅藉冕服之三等皆朝禮也偏駕不入王門王門之外而已庭燎之詩曰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註謂君子諸侯將將鸞鑣聲乃樊纓之制知此則知建常樊纓以至二車之類凡三等皆朝禮也不下堂而見諸侯特漢儒之說爾經之齊僕曰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註謂迎賓及送相去遠近之數知此則知朝位賓主之間步立之儀

皆朝禮也上公之禮其位相去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後鄭雖不得其說止曰賔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若賈氏則直以為在朝乃有此迎賔之法經既明言朝位則是外朝之位有此迎賔之瀍朝禮既訖然後於祖廟行受享之禮故將幣三享以至王禮之祼諸侯之酢又至於饔禮食禮皆廟中之禮此廟禮與朝禮其别如此豈可強為之說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

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

小國之君

經言執皮帛者大宗伯言孤執皮帛則天子之孤也典命言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又言公之孤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此言大國之孤則爲上公之孤大國之孤執皮帛而上同乎天子之孤者天子六命之孤而執皮帛束帛而加之以虎皮也上公四命之孤而執皮帛束帛而加之以豹皮也若夫諸

侯之適子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不純乎子男也公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亦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所謂繼小國之君者孤以君命來聘則其位在子男之後子男朝禮既畢則繼其後而進出入之積問勞之禮視子男而降殺其朝位當車前則其進而近君也俞甓而速其傳辭則不使介交於王之擯行聘享於廟之時亦不用相禮之人王禮之用酒而已此其所以降殺於子男者若其他如貳車以至饗食之禮

皆與子男同故曰眡昭二十二年叔孫婼曰列國之卿爲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此所謂眡小國之君者也眡之爲言輕重不同而皆倣其禮則不純乎小國之君明矣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王制言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

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數各居上之三分與左氏所載臧宣叔之言大略相似皆以次國之諸臣而降大國一等小國之諸臣而降大國二等也此言諸侯之卿大夫士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本國之君卿大夫士而以次降二等爾蓋有上公之卿有侯伯之卿有子男之卿其命數為不同王朝禮之如介與朝位賔主之歩各降二等則公之卿以七侯伯之卿以五子男之卿以三正與聘義所謂上公七介

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之說同然大國之孤𧡪小國之君則子男以五為節凡為禮皆五今上公之孤𧡪子男五介而其卿乃七介則是大國之孤降於其國之卿矣此殆有深意存焉孤執皮帛繼小國之君則同小國之君皆以五介而受贄於朝卿不得受贄於朝但以執羔七介受享於廟而已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亦如卿之禮而殺其數其他如大夫執鴈士執雉則其命數固自不同也如定八年公會晉師於瓦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雖春秋之世

不廢命數其禮可知矣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

邦畿言畿而六服言服内外小大之辨也職方氏言九服之邦國而行人止言六服者蓋自侯服以至要服即職方氏蠻服以上雖有逺近皆十二歲天子廵守所至故待之以中國之禮惟夷鎮二服不見於大行人之職其言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則此夷鎮二服實在九州之内蓋先王以其荒逺非廵守所至故不列於六服鄭氏徒見此二服不列於六服遂一概以為九州之外曰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經止言

蕃服而鄭氏乃加之以夷鎮二服非矣又見要服以上每服各五百里六服凡三千里相距六千里兼王畿千里遂謂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尤不知禹迹之實數也葢禹貢九州之内列為五服方五千里至州則於九州之内為王畿為夷鎮以上之八服亦方五千里而蕃國一服在九州之外然則成周言九服與禹貢言五服何以皆言方五百里曰禹之五服則各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則通

計其兩面之數何謂各計其一面之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一面之數也何謂通計兩面之數周之王畿不言五百里而言千里兩面之數也葢禹貢五服王之甸服千里在内自甸服至荒服各五百里凡二千五百里兩面則為五千里至於職方氏所載則王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内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鎮服每服五百里計其一面各二百五十里九服并王畿一面則為二千五百里兩面亦為

五千里是為九州由此觀之周之邦畿即禹貢之甸服也周之侯服甸服即禹貢之侯服也周之男服采服即禹貢之綏服也周之衛服蠻服即禹貢之要服也周之夷服鎮服即禹貢之荒服也是禹貢之與周制其九州之地皆五千里無可疑者不然則職方氏所載九州之山川澤浸其名不出禹貢九州之域雖時有損益而皆不改乎禹貢九州之舊孰謂其廣地於禹貢九州之外耶然而夷服鎮服不列於六服者

以其為禹貢之荒服非天子廵守之地然則九州之內則其待之也實與要服同其禮惟此六服朝畢十二年王乃廵守則是王廵守之禮止及六服故也若夫侯服歲一見則每歲而見甸服二歲一見則在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男服三歲一見則在於三年六年九年采服四歲一見則在於四年八年衛服五歲一見則在於五年十年要服六歲一見則在於六年而夷鎮二服亦然若十二年則皆從王廵守鄭氏

謂朝之歲四方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此其說可信至於貢祀物以至貢貨物其名與大宰之九貢同而其實則非也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歲貢之常也小行人之春入貢是已大行人之所謂六貢則因朝而貢者行人有小大而其貢有同異各分其職而已矣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經言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而鄭氏乃以夷服鎮服併

列於九州之外非經之明文也且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乃舜之十二州禹治水成功别九州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則亦九州之内五服在周則夷服鎮服以上是已若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即周之所謂蕃服者當時雖不言所貢之遠物而其言五長則有職必有貢故也至周人始詳其制天子廵守止於六服而夷鎮二服在九州之内則其朝貢繼於要服之後九州外之蕃國雖列於九服之末然世一見則不責

以中國之禮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不強以中國之物如武王克殷而西旅貢獒肅慎氏貢其楛矢以其所貴寶為摯也故明堂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四夷皆在四門之外以成王之嗣位也世一見明矣併列夷鎮二服豈所以待九州之諸侯耶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

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撫諸侯而言邦國諸侯者非獨厚其君也凡先王所以建君公后辟上以藩王室下以輯百姓而已使其於百姓而不能推其德意於王室而不能守其政刑雖曰撫之非所以撫之也王制曰天子巡守命典禮考時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

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然不徒舉是禮而已始焉存之頫之省之終焉瑞節度量不差其制數器濵則不失其守使其一德以尊天子則其為撫諸侯也大矣存頫省鄭氏以謂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閒問是也歲存則問而存之三歲徧頫則問而視之五歲徧省則巡而察之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則通五方之言語協辭命則合九等之辭命皆象胥之職也九歲屬瞽史諭書名則

達六書之文聽聲音則察五言之和皆瞽史之職也至十有一歲然後為之察諸侯之政刑瑞節用於小行人之官從而達之牢禮主於掌客之官從而成之瀍則正於匡人之官從而脩之度量數器一於合方氏之官從而同之凡此皆所以待王之巡守也至於十有二歲天子於是行巡守之禮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天子謂之巡守則巡所守也諸侯謂之述職則述所職也雖有省耕省斂之政而亦不無流連荒亡之戒

以至加地進律與夫削地絀爵之類皆以次而舉此乃所謂無非事者若王不巡守則行殷國之禮會諸侯於國之外亦如巡守之事此皆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

王事謂諸侯朝王之事辨其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正其等謂尊卑之等如冕服旗斿貳車之類協其禮謂牢禮饗燕積膳之禮賓謂以賓禮見之也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

諸侯為天子服斬衰其喪禮皆有灋故也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四方之大事鄭氏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其說誠當文二年秦伯使乞術聘魯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客曰不腆幣器不足辭也致諸執事以為瑞節此用幣以告用兵之證諸侯相告如此而況告於天

子者乎然小行人之官乃以此待小客蓋小客不交擯受其幣而聽其辭宜也此言大事則非小客不交擯之比鄭氏乃引聘禮曰若有言則束帛如享所謂有言者蓋因聘而有所請於王言則天子聽之束帛則天子受之非大行人所得而與若援此以證必如享禮則緩不及事失先王之意夫兵寇而有請若解倒懸然豈可以常禮拘大行人受其幣而聽其辭為諸侯之告急者設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是以諸侯自相聘為文則此經所謂諸侯之邦交者也其言比年一小聘則合於經之歲相問其言三年一大聘則異於經之殷相聘蓋殷聘者謂久無事則行盛禮也初無年歲之限如昭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服氏以為殷中也蓋自襄之二年叔老聘於齊至此殆二十一年故中行盛禮是知殷為大聘即非所

謂三年也當以此為正若夫世相朝者蓋諸侯即位講好結信謀事補缺則有相朝之禮惟繼世者行之成八年公如晉朝嗣君也襄三年公如晉始朝也此雖以小朝大猶足以見諸侯世相朝之義若王制所謂五年一朝者雖以諸侯朝天子為文鄭氏釋之則曰晉文霸時所制蓋得於春秋昭三年傳鄭子太叔之說是知晉文五年一朝之制已不知有天子之禮如叔向所言間朝以講禮謂相朝於間一歲之近則

後世之繼霸者又欲求加於晉文始霸之制當時諸侯亦甘心以天子之禮事之鄭子大叔既以為五歲一朝左氏之傳春秋亦以為諸侯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以此為古制宜其習見霸者之僭禮而不知大行人所掌邦交之禮諸侯亦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成周典禮至是不復存矣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成周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名位有上下

之等儀文有隆殺之節小行人皆記之以籍此所以掌邦國賔客之禮籍蓋其籍有在王官者有在諸侯者周稱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諸侯自為籍如此則掌之王官者為可知小行人使適四方協九儀賔客之禮蓋以王官所掌之籍而合諸侯所記之籍故曰協大行人以此待大賔大客小行人以此待四方使者職之相承如此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小行人掌禮籍以待四方使者葢以別大行人之親諸侯也然自春入貢以下則皆待諸侯之事令云者以天子之命令之也令諸侯春入貢乃每歲之常貢即大宰之九貢是巳必使春入之者以邦國所貢出稅於民經冬至春乃可貢於王故必因大行人所謂春朝圖事而入之圖事於春必獻功於秋大行人又於秋覲而比邦國之功所謂令者如此當是時也諸侯述職親執壤奠王者重其事則為之親受其禮各

以其國之籍禮之者是又以邦國所記之籍協王官所記之籍而以待之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凡諸侯入王謂入而朝王逆勞于畿使小行人往小行人之明文也惟郊勞無所見賈氏謂王使勞賔于郊者為大行人雖經無明文可以類推覲禮賔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鄭氏以為近郊重其禮也使人即王人也據賈氏近郊使大行人則遠郊亦使大

行人歟蓋大行人勞于郊則小行人勞于畿小行人至郊勞之時又先為之眡館蓋賔國天子館之前朝前朝者庫門外之朝右九棘之位也及廟中將幣三享則為承擯擯與相一也出接賔曰擯入詔禮曰相出入異辭也小行人既為承擯矣而肆師又曰大朝覲佐儐此為大朝覲設若常朝覲則小行人為承擯而已此所以不同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大客謂諸侯之使者也凡時聘殷頫皆於廟中行享禮擯而見之與諸侯同但旅擯不交擯耳交擯者傳辭於末擯示不敢與天子抗乃諸侯之禮若旅擯王使人與之言其享禮皆有圭璋受幣聽辭天子也非行人也若小客則蕃國使者不可直達于天子故小行人為之受其幣聽其辭

使適四方協九儀賔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賔謂命者五容謂爵者四邦國不一則九儀不可以不協小行人使適四方先協而同之使知朝覲宗遇會同為君之禮存頫省聘問為臣之禮習之有素行之有常一旦以賔容而入見於王朝則名位嚴而儀物稱典禮舉矣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掌節之守邦節與行人達天下之節蓋聯事而通治也然小行人有管節而無玉節角節璽節者何也以其掌適四方之事非正掌天下之節但因以達六節而已邦國都鄙之節掌節授之門市國貨之通掌節聯之非行人之所達也此所以不言玉節角節璽節歟惟龍虎人之三節則用之於内外之使臣旌符管之三節則用之於王國及侯國小行人之所達達此而已然行人於都鄙用管節而掌節言守都鄙用角

節蓋所守所用之不同故也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
穀璧男用蒲璧
大宗伯於六瑞言執執之以為守者也此六瑞所以
掌邦國小行人無與乎等邦國之事因其使適四方
則成其六瑞而已故不言執而言用所謂用六瑞者
言其為上下之所通用茍王朝用之而邦國異焉則
無以驗乎下邦國用之而王朝異焉則無以合乎上

惟小行人為之掌成於內外是以尊卑有定用名分正而禮法嚴故謂之成成與大行人所言成牢禮同義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合配也取兩兩相配之義六幣而必配以六器之玉者玉所以象德也幣所以行禮也兩兩相配皆有義存焉何以言之圭用於東方者也有始事之義而馬

為天駟為辰次之始亦東方之象故合圭以馬璋用於南方者也有致飾之義而皮用虎豹有自然之飾亦南方之象故合璋以皮璧用於天者也而天事尚質帛為純素之物亦以質為尚故合璧以帛琮用於地者也而地事尚文錦為華麗之制亦以文為貴故合琮以錦琥用於西方者也象乎物之成五采備謂之繡則有物成之象故合琥以繡璜用於北方者也象乎事之斷白與黒謂之黼有致斷之義故合璜以

黼馬皮帛錦繡黼則行禮之幣圭璋璧琮琥璜則比德之玉故有是君德享以如是之玉必合以如是之幣使其往來交際皆有一定之禮故曰以和諸侯之好故大宰之幣貢釋者曰玉幣皮馬也則幣之為用廣矣此小行人之合六幣鄭氏乃云二王後尊享用圭璋而特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未必然也彼見玉人之事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則上公之禮上公是璧琮則圭

璋是二王後特之者惟有皮馬無束帛可加故云特其諸侯亦用璧琮者又見玉人之事曰瑑琮八寸諸侯享夫人明享君用璧亦八寸是下享天子一寸如是明二王後相見不可同於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言是兩公自相朝二王後稱公是於諸侯還同二王後可知云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者覲禮子男已入侯氏用璧琮則子男自相享退用琥璜可知此鄭氏以意推之豈盡合乎成周之制今攷小行人之

職不過曰合六幣而已璧琮琥璜則施之於帛錦繡黼也圭以馬璋以皮則皮馬不上堂故圭璋言特記曰圭璋特達德也又曰束帛加璧往德也以至琮之於錦琥之於繡璜之於黼亦莫不然如必二王之後用圭璋諸侯相朝用璧琮則典瑞言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再就以頫聘則諸侯固得而通用之矣如又曰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則聘享之禮未有專言琥璜者惟禮器曰琥璜爵則又非子男所得專用以為

享者也要之合六幣之說即庭實之事諸侯用之以享天子亦用之以自相享之禮聘以爵命為之隆殺則不可知以典瑞及玉人無明文不可臆說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此經繼於合六幣之後正為此五物者說也方其無事小行人為之使適乎四方邦國以和諸侯之好故

及其有禍福之事則令諸侯講信脩睦而同其憂樂之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謂資之以財即凶禮所謂喪禮哀死亡者也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謂助之以粟即凶禮之荒禮哀凶札者也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謂加之以燕勞即凶禮之恤禮哀寇亂者也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謂申之以贊美即嘉禮之賀慶親異姓者也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吊之謂致之憫恤即凶禮之吊禮哀禍災者也是五物者雖禍福憂

樂不同而皆謂之事故此以邦令行之而以王宫治之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上經以其五物治其事故謂其事皆有故也從其故而治之則五者之事無不舉此特言周知天下之故

則非若上五物之有事可治也從其本焉者治之而已葢此經所謂五物者以萬民為本故先言萬民及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則害可革而利可興是欲以治天下之大利也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則逆禁而順可導是欲以成天下之大順也惟欲成天下之大順故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可革矣以此為書是乃禁其逆而導其順者也惟欲致天下之大利故其札喪凶荒厄貧為可恤矣以此為書

是乃除其害而興其利者也夫如是則康樂和親安平之效可坐而致故終之以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此五物者為故雖不同而其本皆在乎民然千里有不同之風百里有不同之俗而況邦國有封疆之限則其書烏可混雜而莫辨小行人於是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王者端本於上而順利可周於天下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

節
九儀即大行人所掌之九儀辨諸侯五等之命則為大賓等諸臣四等之爵則為大客是九儀之禮非司儀之所掌也司儀所掌者特九儀賓客擯相之禮而已鄭氏謂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蓋成周重賓客之禮大宗伯以卿為上相小行人以下大夫為承擯司儀以中士下士為末擯若大朝覲則肆師亦以下大夫為佐擯且擯何以亦謂之相下經曰每門止一

相及廟唯上相入是知相即擯也司儀為之詔其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蓋所以相道賓客者特詳於末擯故司儀皆以禮詔之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將合諸侯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

政則為壇於國門之外命諸侯以行其事此壇之所由作也其制三成為三尺發地一尺總為四尺覲禮所謂壇深四尺是已壝上為壇壇之上為宮每旁一門則為四門覲禮所謂宮方三百步四門是已所謂令為壇者非合諸侯之時而後令為之也天子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退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

亦謂之方明壇方明木也方四尺其玄黄青赤白黑之六者以象上下四方之位所以教尊尊也詔王儀南鄉見諸侯者謂王行祀方明之禮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乃詔王升壇南鄉而立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東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揖之則以同姓異姓庶姓為主示其情也庶姓無親者也

土揖則推手小下之異姓則婚姻之邦也時揖則平推手以向之同姓則兄弟之邦也天揖則推手小舉之情之所在其等差如此及其擯之者謂三揖既畢諸侯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則有上等中等下等之别覲禮所謂壇十有二尋每尋以八尺計之則為廣九十六尺堂上方二丈四尺以為王立與祀方明之所每等兩廂各丈二尺以為諸侯奠玉之所共九十六尺矣諸侯各以其等奠玉降拜升成

拜明臣禮也明臣禮而公侯伯子男以爵言者示其
分也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
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
皆於奠玉之處分之所在其等差如此然朝覲雖有
壇而諸侯將幣及玉以酒禮之者在廟惟大會同之
事則皆於壇之三等其將幣三享與夫王禮再祼而
酢王禮壹祼而酢王禮壹祼不酢皆言亦如之者謂
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亦如擯之之禮

此言因大會同而就壇行饗禮者也左氏曰饗終乃燕則繼之以在寢之燕可知矣燕以示慈惠則諸侯之毛者為主二毛曰老故曰燕毛言毛則親疎之以姓言者不必論也尊卑之以爵言者亦不必論也以毛為尚而已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辨貴賤貴貴也燕毛序齒老老也一舉而三善備焉合諸侯之謂矣十二歲王巡守合諸侯於方岳之下者

倣此

凡諸公相為賔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餐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賔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賔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賔拜送幣每事如初賔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賔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

送皆如將幣之儀賔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賔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賔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賔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

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

諸公相為賓謂世相朝也賓之入境主君命卿以勞

之曰主國主國五積三問者蓋賔所停止則有積所以備賔之用也間闊則有問所以致敬於賔也積問皆三辭者以其禮來於外示不敢當也拜受皆旅擯者擯而不傳旅而陳之示不敢輕也再勞亦主君命卿勞於遠郊者其三辭拜受同於積問皆所以尊而敬之也然積問受之於庭故不言登再勞必有幣下拜於堂而登受之故曰三揖登拜受所謂拜送則賔送使者亦拜之重主君之命也然以遣卿再勞為未

足主君又躬行郊勞之禮則其勤至矣交擯者謂賓與主君在道皆不為主不陳五擯各陳九介以傳辭也蓋近郊有館賓在内主君至館大門外主君北面而陳此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内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三辭者以主君郊勞之禮故耳車逆拜辱者傳辭既畢賓乘車出大門迎主君以拜主君之辱三揖者入門與當曲當碑為三揖三辭者辭讓升堂然後拜而受之也車送者謂主君之去賓

又出車以送之主君三還辭之然後賔再拜送之也致館亦如之者主君郊勞之後賔始至國主國使大夫授館而後君親致於賔其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以至車送三還再拜亦如郊勞之禮也致飱如致積之禮者始入境則有積始入館則有飱飱小禮也故如致積之禮三辭拜受旅賔而已將幣謂賔至館之後後日始行朝禮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賔車進答拜者此並在大門之外賔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

大門之東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者傳辭既畢主君乘車出大門迎賓以拜賓之辱亦如賓拜郊勞之禮賓車進答拜者進而答主君之拜也三揖者主君遥揖賓使前北面三讓入

大門也云每門止一相者既入門則東至祖廟諸侯
五廟則五門五相及廟唯上相入即上擯上介須詔
禮故也三揖者亦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也三讓
登者謂至階之時主君讓賔賔讓主君如是者三則
主君先登也再拜授幣者謂主君既登以幣享之主
君再拜受之不曰受而曰授者主君於賔授幣則再
拜受之也賔拜送幣者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
降也每事如初者謂享及有言也賔亦如之謂以鬱

邕禮賔也其儀容辭令揖讓之節皆如將幣之禮及賔出主君車送三請三進請賔就車也主君一請一進賔亦一還一辭故曰三還三辭則已避去也故終之以告避也孰食謂之饔生物謂之餼還圭則主君還圭於賔饗以飲為主食以食為主致贈謂賔去而贈以賄也郊送謂主君送賔復至於近郊也此七者唯饗食速賔而餘皆主君親往焉故其儀皆如將幣之儀賔之拜禮者謂饔餼饗食皆禮之重者故拜焉

就朝而拜之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者鄭氏謂復主人之禮賁而不知主國之禮何禮也豈有往來交際而復其禮賁如市道之交者耶蓋主君使卿勞賓于境必為致幣故有拜受之禮其致幣雖無明文以覲禮考之賓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此天子勞賓之禮則知諸侯勞賓亦以幣此所謂主國之禮蓋先王制禮有施必有報而施報有輕重之辨惟其有施有報此賓所以有繼主君之禮惟其施報之欲

稱此賔之報不如主君之禮特如主國之禮而已以至侯伯子男命數不同其儀則一故曰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此謂行人之與乎傳辭贊禮者故曰凡行人之儀日出為朝朝東也日入為夕夕西也記所謂為朝夕必因日月是已葢主出自内而位乎北賔至自外而位乎南而東西在乎賔主之間今行人之儀不朝以東

嚮不夕以西嚮不正其主面而南嚮亦不背客而北嚮蓋居賔主之間得以兩嚮之隨寓擯相其勢然也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周官總義卷二十五

宋 易祓 撰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㰎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此環人與夏官環人其義不同夏官環人掌致師乃致師之簭此則送逆賓客四面而環之者也所謂送逆邦國之通賓客者以邦國賓客取道往來環人則

以路節達諸四方路節即旌節之用於道路者其實一而已舍則授館者非行人致館之比謂其取道往來則以國野之館授之即遺人所謂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是已又令野廬氏以守涂地之人為之聚㰛者所以見出入之有所守有任器則令環之者守其所須之物亦所以為非常之備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者是雖賔客取道往來於王國環人亦為之達諸路且使人之各得其所王者之政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象胥掌四夷之言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周興王業惟南方先服故特以象名官而胥則取其才智焉先王設象胥之官既使之譯

四方之言則蕃國使者之來乃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蕃國之君以時入賓而行世一見之禮則其所習雖不同乎中國象胥則以中國之儀而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雖不能變其聲音亦可以通其事之意然後譯其辭而言之於上也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者皆象胥所以擯相蕃國之事若遇國之大喪則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若遇軍旅會同則受其幣而賓禮之葢先王不鄙

夷其人既設象胥以待之則亦示以中國之禮而已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先王所以有事於四夷惟征伐為大事其次則有威讓之令文誥之辭而次事下事分焉凡邦國之諸侯內為扞屏外則敵王之愾故大事則諸侯之所作也若卿大夫士庶子則各以其尊卑而分任其事言庶子而不言中士下士則以所任者同耳

掌客掌四方賔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掌四方賔客而名官以掌客者賔亦可以謂之客也

牢禮即凡用牢之禮餼謂餼九牢之類獻謂禽獻之

類飲食謂饗燕膳食之類凡其等數與其政治皆所

以序下文也鄭氏以邦新殺禮釋之未之盡矣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

十有再獻

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故王者以十

二爲節不可以有加焉今王之饗諸侯衆則十有二

牢長則十有二獻鄭氏遂以爲用王禮之數者以公

侯伯子男盡在是焉饗之莫敵用也謂之兼饗莫敵

用可也謂用王禮之數不可也牢具十有二而莫適

所主獻至十有二而少異於衆則其禮蓋有品節之

矣

王廵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

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

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上經言王合諸侯而饗禮此遂言王廵守殷國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若所以明施報之義然君臣不可以施報言也盡其禮之實而已然禮之所在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多爲貴者國君膳王以牲犢則以少爲貴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爲吾君之報惟牲用𤰈栗乃事天之禮是以事天之禮事其君也百官百牲皆具此以多爲貴者不特百牲皆具而公卿

大夫士庶子皆加於王朝一等是厚其禮以待其臣者乃所以尊吾君也記曰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内心也内盡其心以事其君外盡其物以待其臣各盡其道而已矣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飱牽三問皆修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飱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飱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

車皆陳車米視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眂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餐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眂餐牽再問皆修餐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䀇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

牢其死牢如餐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

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

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餐饔餼以其

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

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

餐牽壹問以修餐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

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

餼五牢其死牢如餐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

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餐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凡諸侯之禮即所掌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是也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皆眡飧牽者蓋上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謂至館有飧入境有積其積皆眡飧牽則生致之而不殺明致積亦有牢

禮眡則眡其數而已上公三問皆修侯伯再問皆修子男壹問以修於其始至而問間濶則有修焉修則腯之加薑桂者也然其實之問皆修而其羣介行人之問則有牢君用修臣用牢鄭氏以為非禮然禮有損而益者有益而損者有豐大禮而殺小禮者有豐小禮而殺大禮者初未可以此為輕重至於侯伯子男則不言臣用牢者以上公之禮為特優也至於館則有飧禮上公五牢侯伯四牢子男三牢司儀所謂

致飱如致積之禮是已食謂庶羞之食陳於楹外東西共四列上公之列數以十侯伯之列數以八子男之列數以六簠所以盛稻粱也公堂上六東西夾各二故其爲簠十侯伯堂上四東西夾各二故其爲簠八子男堂上二東西夾各二故其爲簠六豆葅醢器也公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十二故其爲豆四十侯伯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故其爲豆三十有二子男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故其爲豆二十有四禮器言天

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則言堂上之數而已壺所以盛酒其設於堂上及夾者亦如豆之數也鉶羮器也有鉶鼎有鉶羮所謂膷臐膮也亦所謂藿苦薇也羮熟於鼎而載之器凡飪一牢則正鼎九陪鼎三陪鼎即鉶羮之鼎也正鼎即牛羊豕魚腊腸胃倫膚與夫鮮魚鮮腊之鼎也其數凡十有二既言有鼎十二又言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則鉶為鉶羮之器而已非鼎

也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公侯伯子男皆十有二而無所降殺者以牲與黍稷俱爲食之主然鼎俎奇而籩豆偶故正鼎九陪鼎三皆設於西階之前簋堂上八東西夾各二夫簋盛黍稷皆十有二而簠盛稻粱乃降殺以兩者稻粱貴者所食而黍稷爲上下通用之物此鼎簋所以同乎十二也腥即牲之腥者也腥謂鮮魚鮮腊之鼎牲謂牛羊豕魚腊腸胃倫膚之鼎或言牲或言腥互見也此與上文之正鼎九者何別

蓋上文之正鼎每鼎飪一牢殽五牢則飪一牢而腥四牢殽四牢則飪一牢而腥三牢殽三牢則飪一牢而腥二牢其數又以九為降殺上公牲四牢則凡三十六侯伯牲三牢則凡二十七子男牲二牢則凡十有八此正鼎陪鼎皆十有二而腥之鼎則降殺以九蓋牽牲無鉶鼎腥牲亦無鉶鼎此飪腥之鼎所以不同其數也自此以上皆為殽禮其言饔餼以下則皆饔餼之禮矣饔餼公九牢則其五為死牢侯伯七牢

則其四為死牢子男五牢則其三為死牢故曰其死牢如飧之陳陳者皆陳於門西如積或死或牽而皆曰饔餼者葢餼之為義有二按聘禮云主國使卿歸饔餼五牢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此則餼為生矣故鄭氏謂生曰餼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曰惟是餼牽竭矣則此餼為腥矣故服氏謂腥曰餼是知致積致飧致膳等皆用牢而餼得為牢禮者豈非此乎此死牢牽牢之所以異也米有載之於筥者半斛曰筥上

公百有二十筥其為米六十斛侯伯百筥其為米五十斛子男八十筥其為米四十斛其設在於庭中醯穀陽也醢肉陰也其數亦以二十為降殺故上公百有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車皆陳以車乘甕而陳之也醯陳於碑東醢陳於碑西既陳則不復用車矣故侯伯子男皆言陳而不言車也上公言車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藪車禾眂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者車米則載米於車者也牽四

牢四牢分為四列然則牢十車米凡四十車也十六
斗曰籔十籔曰秉車秉有五籔為十五籔是二十四
斛也車禾則載禾於車者也禾稾實并刈者也車禾
眂死牢夫死牢如飱之數上公飱五牢牢十車則車
禾凡五十車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
三秅則三十稯也芻薪倍禾皆陳則百車也皆陳謂皆
陳於門外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於禾
而薪從米芻從禾也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

倍禾皆陳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則又降殺之序也自此以上皆饔禮至於所陳則又有可言者食也簠也豆也鉶也壺也皆陳於堂上及兩夾簋亦陳於堂上而與鼎並者並其數也非並陳也鼎也腥也陳於阼階之前死牢也牽牢也陳於門之西車米也車禾也芻薪也陳於門之外醯也醢也陳於碑之東西掌客言饔餼之皆陳者二筥米與醯醢並者以其皆在門內也米禾之車與死牢生牢兼

者以其皆在門外也言飧之皆陳者一而牒也腥也

同於簠簋豆鉶之列者雖同其列而簠簋豆鉶乃堂

上之器牒與腥乃堂下之器也乘禽謂乘行羣處之

禽如雉鴈之屬上公日九十雙侯伯日七十雙子男

日五十雙此中膳之禮也殷中也謂於中又以大牢

膳賓不忘賓也上公侯伯皆言膳大牢而子男不言

皆止於乘禽耳盖賓客之道以十日為正行禮一旬

之後有故未去則有致稍歸禽之禮衆人所謂共賓

容之稍禮是已但上公言以及歸而侯伯子男不言者間或略之耳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隆殺之節也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君或有故不親饗食燕之禮則饗有酬幣食有侑幣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所以見將意而致敬者不可廢也上公羣介行人宰史獨有牢公及侯伯子男之羣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而上介亦有禽獻此禮賓之介從也按聘禮

上介與賔同是以大夫餼賔云上賔上介皆大牢米八筐衆介皆少牢米六筐但上賔有芻禾而上介無芻禾耳此五等之上介皆有禽獻也但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者五等諸侯其爵有五而其命有三故待諸侯從其命諸侯之臣其命有五而其爵有三故待諸臣從其爵此凡介行人宰史之禮異也上公侯伯八壺八豆八籩子男六壺六豆六籩籩豆陳於戸東壺陳於東序此夫人助君

養賢之禮如內宰所謂致后之賓客之禮是已然上公與侯伯同者抑以夫人之於上公有膳有饗有食而侯伯則無食禮矣子男則膳視致饗是不復親饗矣上公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親見卿皆膳特牛卿皆見者見於賓也以羔則以其所贄見焉子男獨言親見卿者以王之卿六命而子男五命故以親見卿為文言親見則有時乎不親若卿有故則不造館見賓惟親見以羔乃致膳

焉此所以少異於上公侯伯之禮然皆卿所以助養賔者也或用大牢或用特牛亦禮之降殺故耳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古者坐賔於西北位介於西南所以尊賔卑介也賔之尊以其敵主介之卑以其副賔此上經所謂凡介皆有牢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宜也若夫諸侯之卿大夫士以聘問而自爲國客則非介也具賔之體者也具賔之體則疑於賔矣乃如介

之禮以待之者何耶尊者之道為正為大卑者之道為副為小諸侯之卿大夫士臣也以為介者分之所當然以為國客者亦分之所當然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則知先王待賓客之禮固有常制耳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禮者合於天時宜於地財當於人心者也乃若求之天而不得於時求之地而不足於財求之人而不當

於心則殺焉可也國新謂新建國者凶荒謂無年者禍烖謂兵寇者在野在外謂非方岳及國門之外者以王禮言之大荒大札天地有烖王皆為之不舉所以為内省自疚之道至矣於是數者而殺禮抑以其自處者而待賓客耶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賓客禮之常者也死喪禮之變者也凡賓客死則致

禮以喪用有君及父母之喪則惟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則惟受牲禮而饔食皆廢此禮之變者也亦裁之以常禮而已矣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㯽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

之

上經有訝士以訝四方之獄訟爲主故曰士此以掌四方之賔客爲主故曰掌訝掌訝掌邦國之等籍者非小行人所謂掌邦國賔客之禮籍乃九儀差數之籍也所以迓賔客者必以此籍之差數而爲之節若將有國賔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者若牛人共積牛羊人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穀積委人共委積之芻薪則掌訝先以其籍而戒之既戒之矣然後與士逆賔

於疆為前驅而入士謂訝士也以訝士與行人送逆賔客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故也及宿則令聚㯿謂令野廬氏以野廬氏若有賔客則令涂地之人聚㯿故也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之於館也至於國賔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謂待賔客之有所求也及將幣為前驅則導之以至於朝也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者謂入詔其位而復故位及退亦詔其位也凡賔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治謂理其事也

以告掌訝訝爲如朝理之也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使其屬道之也及歸送亦如之謂逆至於疆則送亦至於疆也且掌訝雖與訝士同於送逆然訝士與行人送逆不及疆至於野而已訝士不前驅及野與國則前驅以辟而已訝士不道從者之出入道客之出入而已蓋訝士訝獄訟而掌訝訝賓客此詳畧所以不同歟

凡賔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

訝

掌訝以中士八人爲之而此言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則非掌訝之所謂訝也鄭氏謂朝覲聘問之曰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葢按聘禮云卿訝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賓即館訝掌公命此以諸侯之臣之爲國客者言之若以敵天子之使則命數爲不等矣以王之卿六命而上公九命侯伯七命故公侯伯爲國賓而卿皆見以羔以卿訝之宜也至子男則親見

卿以子男五命眡王之卿則降一等矣至於王之大夫四命而公侯伯之卿則三命子男之卿則再命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公侯伯之大夫則再命子男之大夫則一命士皆有訝而子男之士則又有不命者矣先王之待諸侯之臣寧過於厚毋過於薄賈氏謂訝將舍於館之外宜相親也此其親諸侯之大者乎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上經因訝賓客而及卿大夫即館之訝此復言掌訝之職凡言修委積以下皆所治之令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

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交之為義大矣故先王設掌交一職而使之交通乎上下節所以為信行道必有節故也幣所以為禮相見必有幣故也

諸侯則據所以守邦國者而言萬民之所聚則據都家縣邑之類而言是知掌交所巡必及其民非止邦國之諸侯而已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固也然天下之無公好惡久矣益之戒舜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此君臣儆戒無虞之所當先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宜三代之所以興也今也王之志慮出於王之德意則所謂德者乃平康正直之德故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惟遵王之道則所謂予攸好德以至於哲謀肅乂乃天下之同好非作好也惟遵王之路則所謂淫朋比德以至於狂僭豫急乃天下之同惡非作惡也使天下咸知王之好惡而辟行之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矣其或不協於極不罹於咎者又有皇極之君從而受之掌交之官從而和諸侯之好使之藩王室達萬民之說使之正王而邦國上下交通無間此所以為皇極之世也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通事謂朝覲聘問之事也結其交好則結其交通之好有以結其交好而後可以王制諭之九稅九職之稅方其裂土而封固已使之得征其民今又諭之以稅之利則使之不殖於利者也九禮九儀之禮方其列爵以等固已使之各守其爵今又諭之以九禮之親則使之不乖其親者也九牧九州之牧大宰於施

典之際固已建其牧而使其大小之相維今又諭之以九牧之維所以使之知所聽命者也九禁九法之禁九戎九伐之戎大司馬掌九法以平邦國九伐以正邦國固已示之於平時之素今又諭之以九禁之難九伐之威尤所以使之知所警畏者也是五者皆王政之大若非掌交之所能諭惟掌交時有以申敇之而命令之嚴實行乎其間是豈徒咸其輔滕口說也哉

掌察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周官以八則治都鄙盖使之有所撥焉非特頒其常而已故凡祭祀賔客之禮與夫衣服宮室車旗之禁

令則主之有都家之宗人士庶子衆庶之守及其車馬兵甲之戒令則主之有都家之司馬皆王官得以兼治之矣其在刑則為尤詳既有方士以聽其獄訟之辭而又為之立朝大夫之職凡彼有所治此有所令朝大夫則上下達之而已掌都家之國治即大宰所謂以八則待都鄙之治者也法雖出於大宰而其事則朝大夫掌焉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因之以告都家之君若吏者

也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惟朝大夫達之而後聽之也唯大事弗因則家宰聽之而已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朝大夫在所誅在軍旅則朝大夫弗預焉故誅其有司此都司馬家司馬之所責也

都則　闕

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故設官以専其職謂之都則然言都則不及家則者考大宗伯九儀之命惟五命然後賜則王之大夫四命則未與賜則之數故釆邑謂

之家而不謂之都若鄉以六命為小都公以八命為大都此所以置都則焉由是觀之八則通用於三等采地而以都為主其推行蓋有序矣

都士 闕

家士 闕

鄭氏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以告方士者也蓋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又曰凡都家所上治則主之

鄭蓋據此而云

周官總義卷二十六

宋 易祓 撰

冬官考工記第六

冬官非火于秦也其亡久矣蓋自周轍既東之後諸侯惡其害己而滅去其籍是以太平鉅典不聞于孔門學者之傳習亦不見于先秦傳記之所紀載遺言湮沒誠可於邑其亦幸而煨燼既息復出于漢也其又不幸而編帙散逸冬官空焉河間獻王以千金求

之弗獲于是以考工記補其闕或曰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而非遂人之制言斿旗旟旐而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其眡周典誠大不類而不知三代有異制以意逆之而已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而百工即四民之一也况其制度纖悉靡不備舉而其文亦邃偉閎麗足以發聖經之秘學者遺其迹而探其本則其于冬官也亦思過半

矣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自王公以至農婦是已百工則並列於其間而本末精粗備焉貴賤不同均以利天下為事故曰國有六職六職非先王之制記考工者専為百工設也於是言百工居一而復序列六

職之義觀先後之序而工之爲利博矣或坐而論道莫尊於王公或作而行之莫貴於士大夫而百工乃居王公士大夫之次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莫急於商旅或長地材而治絲麻莫切於農婦而百工乃居商旅農婦之首何也荀卿曰精於道者兼物物精於物者以物物王公士大夫職於道者也故視百工爲先商旅農婦職於物者也故視百工爲後惟守之世謂之工者雖不過乎物而百工之事皆聖人所作

則實進乎道葢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百工之職兼大人小人之事記考工者以百工而與居六職之一其意深矣哉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坐論謂之王公論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作行謂之士

大夫行王公所論之道也上言王公下言士大夫而不言孤卿舉上下以見其中則孤卿可知矣五財謂金也木也水火土也傳所謂天生五材是已五材而加以皮玉設色則為八材經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已皮玉設色有非民用者故曰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珍異則非地官之所謂珍異也質人言市之珍異廛人言膳府之珍異場人言場圃之珍異而鄭氏皆以為四時食物此非食物也凡民用所闕則賤

者可以為珍而常者可以為異先王必有以通之故曰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者平地山澤之農皆與焉故言長地財絲可以為帛麻可以為布而皆出於五畝之宅嬪婦化治而已故言治絲麻以成之長者長於始也成者成於終也

粤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粤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

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聖人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而器非人之所能為也專設百工之職是以工精其業而器便於人若舉國之人而皆能為之則非百工之常其性習然也粵居東南之極土多塗泥金錫生焉田器尤盛此夫人所以能為鎛則何以謂之無鎛燕居東北之極迫近邊境人善禦敵鎧甲尤精此夫人所以能為函則何以謂之無函秦處西陲汧隴涇渭之間地多細木善作矜

秘此夫人所以能為廬則何以謂之無廬胡為北夷即獯鬻玁狁匈奴之屬初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此夫人所以能為弓車則何以謂之無弓車四者謂之無非果無也名生於不足而亦泯於有餘四國之人皆能為是器則有之名不立故爾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雖百工之事

而聖人之道於是乎在惟天下之知者能明聖人之道而創其物又得天下之巧者運其心術而述知者之所創然後為百工者得以專習其藝而世守巧者之所述就其三者而言之以知視巧則知為精以巧視工則工為粗曰知曰巧曰工雖精粗不同要之所創者不出乎物所述所守者亦此所創之物皆百工之事而已記考工者推本乎聖人之所作則知形而下者之器皆形而上者之道也易曰備物致用立成

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
皆聖人之所作也
此經所以證上經也所言不過四者之事何足以盡
聖人之所作記考工者蓋以理而推之太極動而為
陰陽布而為五行是五行者天地生成自然之理鯀
汩之而彝倫斁禹次之而彝倫敘此五行所以居九
疇之初一今考工記所述刃之以金為體者以火為

用故於金言爍器之以土爲體者以水爲用故於土言凝水行乘舟以濟不通陸行乘車以任重致遠則木之爲用無往而不利記考工者舉此四者以推五行造化之理以明聖人器用之制使天下因物以窮理則又不特此四者而已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此四者無一不備然後可以爲器用之良或闕一焉

則又有重輕存乎其間世固有材美工巧而或至於不良者不時不得地氣也時若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是巳地氣若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劒是巳就其重輕而言則天時地氣為先材美工巧次之要不若合四者之為良也

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

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百工之事貴乎巧而事有非人力之所能致則工巧亦不可以專尚要必以天時地利材美為本此記考工者所以詳言此三者之事蓋斥鹵之地不能使草木之生植宜乎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也倡優之所不能使鐵刎之銛利宜乎鄭之

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金錫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也橪杜之榜不能使之中規矩宜乎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所以獨稱乎材之美也善耕者不能使冬種而春穫宜乎天有時以生殺草木有時以生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澤無非因乎天之時然也蓋天時有陰陽之異候地氣有燥濕之異齊而其材有疏稹堅柔之異質三者備而後工得以施其巧此經雖不詳言工巧而善用之三者則無

非工巧之事故曰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

考工記之言工者其數凡三十然攻木之工七而外復有輈人之職其實則八也設色之工五而畫繢分

為二其實則四也析而言之其數若差合而言之皆三十而已然有以人名者有以氏名者有以事名者惟畫繢一職獨言所職之事其他如輪人輿人之類則以人名之謂工以巧為能不必責之世守也如築氏冶氏之類則以氏名之謂官有世功族有世業必世習之為貴也言人則上經所謂工有巧是已言氏則上經所謂守之世謂之工是已然攻木無稱氏者攻金摶埴無稱人者蓋制木必以巧而金土實貴乎

世習寧非記者深得先王制作之意乎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上之為言尚也昔者聖人逆推世變之所趨而為之

䵧制其變所謂一代之制初非偏尚之為狥世儒泥

考工之說則曰四代各有所尚殊不知有虞氏之泰

尊則固尚陶矣而夏后氏之山罍則亦未始不尚陶

夏后氏之世室則固尚匠矣而殷人屋用重檐則亦

未始不尚匠殷之崇牙則固尚梓矣而夏后氏之龍

簨簴周人之壁翣則亦未始不尚梓周之乘路則固尚輿矣而有虞氏之鸞車夏后氏之鉤車殷之大路則亦未始不尚輿由是言之設一官制一器固不足以盡四代之所尚而捂是亦不足以推世變之所寓要之考工之說特舉一代所專尚者言之耳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故者繼上文而言也上經言周人尚輿而工之所聚爲多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

工五摶埴之工二惟攻木之工獨居七焉七者之中弓廬匠梓各居其一而輪人輿人車人者乃居其三又於三者之中輿人居其一輪人析而二車人析而三其外又有輈人為輈是車之三工又別而為七此一器而工多惟車為最以周人所尚故也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

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此兵車也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鄭氏引此文箋之是車之六等為前驅所建可知矣所謂車軫四尺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之七寸則為四尺也是軫去地四尺矣自軫以上皆差以四尺其數凡六故六等之數軫一人二之外其兵有四曰戈柲曰殳曰車戟曰酋矛皆插而建之

於車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止戈爲武之義也
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皆置之車旁
備而不用之義也出則先刃入則後刃言不以刃向
國有國者之所宜遠也觀兵車之制而先王不急於
用兵可推矣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
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
微至無以爲戚速也

古者觀轉蓬而為輪然後因物生智而為車車之有輪所以利轉故察之之道一曰必自載於地者始二曰欲其樸屬三曰欲其微至車之材衆矣然載於地而衆力之所資焉者輪而已故察車自輪始其次則輪之用以完久為固軫之行以戚速為利樸屬者言其附著於地則堅而不浮所以為完久也微至者言其踐行於地則微而不滯所以為戚速也是三者皆察之以道故曰察車之道言道則超乎形數之表蓋

有非目力之所能給者矣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

已太也甚也崇高也庳下也終古猶言常也阤阪也

古人制器內窮天下之理外盡天下之法故大不踰尋丈小不踰方寸所謂輪崇六尺有六寸天下之中制也輪過於崇則其軫亦過於四尺矣故軫為太高而人之力有所不能登輪或已庳則其軫亦不及四尺矣故軫為太下而馬之力有所不能引人不能登

則其力急馬不能引則常若登阪而倍用其力此非車之善者也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此以馬之高下為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然兵車乘車之輪皆六尺有六寸而田車之輪獨六尺有三寸亦可以推先王緩急輕重之意矣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輪之中為轂轂之末為軹與後之横木謂之軫軸上之伏兎謂之轐伏兎尾後即所以銜軸上載車軫者也自軫而上即車輿也輪崇六尺有六寸則軹居其中得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之七寸則車輿去地四尺矣人長八尺則與車輿去地之尺適得其半其長短升降適相稱焉故曰登下以為節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察車之道必自輪始而輪之為體不過三者而已轂也輻也牙也輪人何以察之斬三者之材因乎冬夏陰陽之時固有得乎天之時材之美者矣三材既具又必欲得夫工之巧者和之和之義亦有三轂當輪之中以虛受轉以實受輻則有取乎利轉輻上湊乎

轂而下實乎輪之圜則有取乎直指牙周乎輪之四圍以固轂輻之利則有取乎固抱合是三者則輪人之制可謂不苟矣雖歴時之久不能無弊既弊矣而三材各居其所猶不失職故謂之完

望而眂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眂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眂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眂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輪雖一物而備轂輻牙之三體此經言望其轂望其輻而不言望其牙者蓋望而眡其輪則牙在焉輪之制取乎圜故欲其幎爾而下迆又欲其微至幎爾而下迆者謂如巾之冪物下直而不倚微至者謂微著於地周流而不滯此所以為圜也輻之制取乎易直故欲其掣爾而纖又欲其肉稱掣爾而纖者謂如人手之削而其下有殺小之勢肉稱者又如人體之壯而小大有相稱之勢此所以為易直也轂之制取乎

急故欲其眼又欲其幬之廉眼如人之眼隱然而起幬之廉者以革鞔之欲其負幹而廉隅自見此所以為急也望者遠而眂之也進者近而眂之也惟輪獨貴乎望而眂者以察車自輪始加詳焉故耳

眂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蚤謂輻入牙中者也綆謂輪箄也下經言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是已蓋鑿牙之始以三分寸之二為輻骹外箄輻骹外箄則

車行安怗而不棹故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以輪之
鑿孔取其正也輻入牙中者既眡之而欲其正則輻
入轂中者又察之而欲其與蚤不相齵賈氏謂齒牙
參差謂之齵今菑與蚤一一相當而無參差齟齬之
患若是則輪以久而不能無獘故雖敝其用不匡匡
方也不方則轉無所膠矣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疏
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

斬轂之道猶察車之道言道之無乎不寓散在萬物雖察車斬轂皆有道存焉故也必矩其陰陽者陽木積理而堅陰木疏理而柔使所斬之材各具堅柔疏積之性則取其陽者去其陰者初何待於矩惟一木之性或有中堅積而外疏柔者或有堅柔疏積之相間者不以矩而辨則器之成也必有緩急偏勝之弊故輪人之斬轂於是有矩之之道所謂矩者初非方矩之矩而以方矩之法察之轂之材貴乎堅以火養

其陰則疏理而柔者雖不能必其穑理而其堅則可以齊乎陽也故曰轂雖敝不蔽蔽暴也言矩得其道而轂材堅密無暴起之患也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柞狹也摯危也小大欲其稱而已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

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以乘車兵車之輪言之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

牙圍則牙圍尺有一寸當分為兩面鄭氏不分兩面只就一面尺有一寸上便說三分牙圍而漆其二若是則輪圍兩面為牙圍共二尺二寸矣實與經意不合今以兩面牙圍共一尺一寸言之則每面各得五寸半共為尺有一寸如此而後合六分取一之數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

牙圍每面五寸半今先以四寸半三分之每分得一寸半是漆其二者為三寸其一不漆者為一寸半外

餘一寸三分之是漆者得三分寸之二兼上三寸共為三寸三分寸之二不漆者得三分寸之一兼上一寸半以半寸為十五分三分寸之一作十分是不漆者共為一寸三十分寸之二十五鄭氏謂不漆其踐地者也如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之説此以意推之非經之正文皆有所不取

桲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

先鄭云桲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舊注云牙厚一

寸三分寸之二餘二寸分於内外面故各一寸是六尺有六寸之輪漆内六尺四寸此說無所據若謂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便爲漆内則非矣既曰漆内安可便以牙厚計之漆内之制未明則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亦非也今以經之文意推之除不漆其踐地者只據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則兩面爲七寸三分寸之一兼上輪崇六分之五爲五尺五寸是漆内共得六尺二寸三分寸之一中詘之爲

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此轂之長也亦所以為圍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

捎除也阞三分之一也藪謂壺中衆輻所趨之地而

容輻菑者也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

用注無有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行以一轂之圍得

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而為三十輻之所湊旨藪

孔稍廣則轂之力弱而有不勝任之患故三分其圍

而除一為藪圍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此三分

之三尺得一尺尚餘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一寸為三十分又三之為九十分以三十分寸之五為十五分共得一百五分三分之一則為三十五分是藪之制得一尺九十分寸之三十五藪中大小穿皆以金錮其內而貫輻焉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

上經言轂空壺中此言轂之大小兩頭也賢大穿也軹小穿也轂長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圍三徑一

則圜三尺者得徑一尺尚餘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一寸為三十分又三之為九十分又以五分三之為十五分共得一百五分三分之一為三十五是馭之徑亦得一尺九十分寸之三十五與藪相稱焉五分去一以為賢以一尺五分而去一得八寸以九十分寸之三十五而三之為二百七十分寸之一百五五分去一則得二百七十分寸之八十四是賢徑為八寸二百七十分寸之八十四去三以為軹則半賢之

數是軹徑爲四寸二百七十分寸之四十二然賢徑倍於軹則大穿爲太大鄭氏疑其誤以去一宜爲去二理或然也然則大穿去五分轂長之二亦得六寸二百七十分寸之六十三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容者形容也如凡爲甲必先爲容是已容轂不直則非利轉之勢故必欲其直篆者轂約也采以約之謂

之篆如詩所謂約軝是已轂之有約以待施筋施膠
幔革之用苟或不正則幬何以負幹故必欲其正篆
既正矣然後施膠以附麗之則必欲其厚施筋以固
結之則必欲其數然後幬以幔轂則必欲廉之外見
而負於幹是以轂革相應而無羸不足之患五者固
必欲其善而古人猶爲未焉幔轂必將漆之先以骨
丸之待乾乃以石摩之其色青白則爲善之徵故曰
轂之善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上經皆論制轂此以下詳言輻之制鄭氏謂轂長三
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
九寸且經文既言三分轂長則當復除輻廣三寸半
謂轂長三尺二寸亦未為當今以經之文意攷之則
知轂長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三尺言之二在
外則得二尺矣尚餘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一寸為
三十分又三之為九十分又以五分三之為十五分

共為一百五分是二在外者得二尺九十分寸之七十其一在内者得一尺九十分寸之三十五於二在外一在内之中而置輻焉

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也故竑其幅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鑿深者言轂之深足以受輻之入也輻廣者言輻之廣足以稱轂之所受也注云輻廣三寸半量其鑿深

以為輻廣則鑿深亦三寸半兩者相應則其固足以相任反是則非輻之善矣輻廣而鑿淺鑿不應於輻也則是以大杌雖有良工莫之能固杌言其動摇之甚也鑿深而輻小輻不應於鑿也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固有餘言鑿之深强不足言輻之小也善為輪者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則其力相稱而足以任重竑言度其廣狹也弱蓄也輻入轂中者也度其輻廣以為之蓄則雖有重任轂不折矣

參分其轂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

參分其轂之長而殺其一者鄭氏曰假令輻除入轂之中其外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其尺寸之長特假其說以言之此不必泥然凡為輻近轂則欲豐而近牙則欲殺牙所以行地於近骹而殺其參分之則向下利而泥弗黏也蓋輻近轂曰股入轂曰菑近牙曰骹入牙曰蚤在股則豐若人之髀股在骹則殺若

人脛近足之轂以輻三分之長殺一以向牙以股三分之圍去一以為轂圍則大小稱矣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

水火無心之物也古人善用之而已揉輻以火所以齊曲直沈輻以水所以均輕重齊曲直者取其易直也均輕重者取其肉稱也然輻直則為倨牙曲則為句輻牙雖有倨句至於鑿內必正正則直以指牙而

與牙相得故無用於槷而自固不得則雖用槷以固

然輪揺動則槷出而兄見矣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綆輪箄也鑿牙之時其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

骹外箄則車行不掉是謂輪之固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

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

輪雖敝不甐於鑿

為輪有常制用之於平地者也行山行澤而拘乎常制則遇險必僨遇坎必蹶矣故或損或益而從其宜焉行澤者以薄為利故欲杼杼言削薄其踐地者則是刀以割塗而塗不附山石地也行山者以厚為利故欲侔侔言上下之適等則是摶以行石雖石齧之而不能動其鑿此古人備物致用而深得夫變通之宜者也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火剛而善變故制器者資之以揉物若曰揉輻必齊則曲者直焉若曰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柔者堅焉揉牙亦然順其自然之性而已或逆其性則外廉而絕理内損而挫折旁腫負而起惟巧者無此三患是謂用火之善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

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萬或作矩匡或作方此又總括輪人一篇之意大抵注目而視方圓不如付諸規矩之為公膽口而議平直不如付諸凖繩之為審援手而度多寡輕重不如付諸權量之為當六者設則天下之為方圓平直多寡輕重者皆不能外是固不容加毫末於其間者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也固宜非特百工之事為然凡成順利於天下者亦此理

而已矣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蓋取乎圓輪亦取乎圓蓋以二十八弓而湊於部輪以三十輻而湊於轂類相似也故以輪人為蓋蓋之為制上為部中為達常下為桯非部無以納弓於其

旁非程無以含達常於其中蓋達常小於程而程小於部所謂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不言可知也信其程圍之六寸以為部廣之六寸不言可知也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為八尺亦不言可知也若十分寸之一謂之枚則枚為一分部尊一枚則蓋斗之上穹然而高者一分也弓鑿廣四枚則鑿孔之廣所以容弓者四分也鑿上二枚以其在上無所受而不用力故二分也鑿下四枚以其在下有所受而

用力為多故四分也鑿深二寸有半上言部廣六寸

達常圍三寸則達常入部其徑一寸是達常兩畔猶

有五寸則鑿深二寸有半正合兩畔五寸之數而弓

鑿不侵達常也下直二枚者謂鑿下四分弓入鑿而

曲二分則下直二分也鑿端一枚則鑿之狹一分也

夫一枚為一分部廣六寸圍三之則尺有八寸其數

十過百八十分而止弓鑿四分而二十八弓已占一

百一十二分外止於六十八分則部中實少而虚多

又以弓鑿一百一十二分其深各二寸有半而共湊於達常一寸之徑其數似不相合然古人深察物理上下相制自然堅固縝密而非常工之所能測識者矣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軹轂末也輪崇與車廣同輿廣六尺有六寸並兩軹六尺二寸三分寸之一總一丈二尺八寸三分寸之一又以乘輿七寸為軓故旁軓內七寸則減尺四寸

入輿下其餘一丈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一也故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六寸凡丈二尺六寸又有宇曲之減則止可以覆軹若輪之廣則又小於軹軫之廣則又小於輪而弓之庇亦以一尺為差故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

蓋弓近部者謂之尊近外而長則為宇曲三分弓長而揉其一則六尺之弓揉而為宇曲者二尺矣參分

弓長以一為尊則六尺之弓平而近部者亦二尺矣近部謂之股猶輻近轂之為股也宇曲之末謂之蚤猶輻入牙謂之蚤也股欲大蚤欲細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以弓鬻廣四分而方圜之則股圍一寸六分去其一以為蚤圍則蚤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蚤圍在末而股圍近部謂之尊則與部尊同

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

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上欲尊謂近部之二尺也宇欲卑謂下為宇曲之四尺也蓋桯并達常一丈故宇曲之四尺者垂二尺部上高則其勢隆宇下卑則其勢俯此所以吐水疾而霤遠也至於蓋崇十尺其中正也謂以宇二尺并人長八尺則於十尺為稱過乎十尺則蓋已崇而難為門不及乎十尺則蓋已卑而反以蔽人之目是以蓋

之崇必十尺古之所謂良蓋者不以衣覆之故曰弗冒不以絲縏之故曰弗紘如是乎敵而馳有殷其震弛之聲宜若墜矣而不墜是弓之入於部者固而不可搖也故謂之國工與輪人為輪之國工同